

秋风秋雨秋桐

高凤华



云端四季 汤青 摄

夜半醒来,疾风骤雨,雨打芭蕉,或疾或徐,如泣如诉,一阵阵扰人清梦。睡不着,索性坐起来,随手捧起一卷闲书,也不是刻意读,翻到哪里算是哪里。已经变色的红叶书签,尚夹在书页中,一丝丝暖意在弃之有些时日的书里流动。书卷里的年代不清自来,让人自觉地化身为前朝的书生,心中便有今夕何夕的感慨。“梧桐子落无花询,毋觅当归空消瘦。帘外雨声催更短,寂寞梧桐子夜长。秋风轻敲梧桐子,待赏花开又何时。”这一声声长叹余音袅袅,穿越千年,竟让我这个夜读人珠泪滚滚,青衫湿遍。如年年华,逝而不觉,转眼一年将尽,这样想着,便想起千里之遥的故乡来。

故乡不植桐,可我却很小的时候便认识桐。那年月,身为乡村教师的父亲,总是用荆条逼着我一遍遍地抄写成语词典。在昏黄的油灯下,我不仅见识了桐的高洁,更知道风的不凡,以及自己名字被寄托的寓意。父亲告诉我,凤非梧桐不栖,非竹实不食,非醴泉不饮,志洁行廉,虽云凡鸟而终不凡矣。现在想起来,父亲的话里,颇有些“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,下德不失德,是以无德”的成分,充斥着道德说教的枯燥,对幼时的我说这些,无异于夏虫语冰,对牛弹琴。其实,我哪里会明白父亲的心思?作为一个处处受掣肘、终生不得志的乡村读书人,桐和凤,就是藏在父亲心底的遥远的理想。它是一个人的意趣所在,是一个底层人物的洒脱与自信,是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姿势。

弥散的记忆,从四面八方涌来,聚成清晰的画面,肆意地放大着亲情,让人倍觉伤感。

“宁知鸾凤意,远托椅桐前”,想必李太白痴迷庄子神仙一般的文字,竟一改平日放浪形骸的模样,笔底变得庄重起来。“凤凰鸣矣,于彼高岗;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”,这是人间的幻境,海

市般的世界。庄子的微言大义、清明澄澈,构筑的是一块思想的高地,精神的风向标。他引导、指向,耐心地说教,让我们走出院落,走出自我,走出俗世;让我们看到风景,看到宇宙,看到崇高。凤凰和梧桐,这一对传说中的祥鸟名木,这一对象征吉祥高贵的灵性之物,从此互惠共生。

远遁经年的庭训,忆起历历在目,恍若隔世。如今,我在南方的一座城里,北望故乡,时时保持耳聪目明的姿态,打量周围熟悉而陌生的一切。我会不时地从公司窗口探出头来,瞻望榴花山头万绿丛中,试图辨别出哪种叶子是梧桐树叶;我会下班后漫步在东江堤岸,抚摸堤岸边长势旺盛的蕉树,还有那厚实、绿意油然的蕉叶;我会在秋雨弥漫的季节,支颐竖耳,倾听风吹梧桐、雨打芭蕉的声音;我甚至在脑海里勾画出一位削肩细腰、身着斜襟素白旗袍的美人来,一握香蕙,无语依依。一时间,南国葳蕤的绿,竟在我眼前变成衰草连天满目幽怨的模样。

古人植桐,大有讲究,“藤萝掩

映,梧竹致青,宜深院孤亭,好鸟闲关”,在乡下打灯笼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。有的只是遍地牛屎,满目垃圾,幽微的人心,无底线的恶俗。但这一切并不妨碍父亲植桐。他一生的志向,便是见到陌上花开,南山长在,便是于污秽中辟一方净土,于俗尘里注入朗朗清气。

父亲在园里植满树。他固执地认为,不管什么树,只要你把它当作梧桐,就是梧桐;反之,即便真的梧桐,你不把它当作梧桐,便连普通的树也不是。他植树的格局,与众不同,如他平常所说的鹤立鸡群。他在一排排高大的树木间,栽满小树。小树得不到阳光雨露,大多数死了,路过的人都笑他读书迂腐,但父亲不以为然,他一遍一遍地重复劳动,把死了的小树移出去,重新栽上新的树苗。时间长了,竟然也长出三两棵可以比肩大树的树木来。这其中,有枫杨、垂柳,有开满白花的苦楝,有阔叶萧萧的法国梧桐。闲下来的时候,父亲喜欢到林子里坐一坐,听啾啾鸟鸣、唧唧秋蛩,感受林

下清风。他对人说,古诗的意境,他最喜梧桐夜雨却话秋池的缠绵;他一遍遍地着了魔似的默诵,“秋风秋雨秋叶落,愁人愁色愁绪多。人皆谓我不知错,我怜众生亦蹉跎。梧桐树下梧桐子,相思豆里相思情。木叶离树无归念,与君千里万丝连。奈何人如秋叶入秋风,质黄脉断沉秋水。院中春泥寸身化,曲中常有蝶恋花。我是秋息长过耳,卿似风铃在窗前。”一曲终了,泗泪横流。幼时的我,听出了黛玉葬花的味道,那是我深刻心底的、长过一生的《红楼》启蒙。

父亲的心里植满梧桐。他对我说,四大名琴中,有一“焦尾”,是蔡伯喈在吴人烧桐为爨时,听到火裂之声,知其为良木,于火中抢出来,裁而为琴,果有美音。可惜琴尾已经烧焦了,当时人便称它为“焦尾”。“灵帝无珠走良将,焦桐有幸裁名琴。”所以,焦尾、焦桐常用来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、未被赏识的宝器;桐尾焦、桐爨、爨下桐余(残)、良才人爨比喻良才不得其用,或遭受摧残幸免于难。他还告诉我,“焦尾”五不弹:疾风苦雨不弹,坐市不弹,对俗子不弹,不坐不弹,不衣冠不弹。名琴是喜雅不喜俗的。我其实明白,父亲哪里是在说琴,他是在借古喻今,说做人做事,也是他一生郁郁志趣高洁的写照。他常感叹焦尾的命运,竟然落到李后主的手里,成了人人忌讳的亡国之器。

儿时教诲,谆谆在耳,然而,我已多年未能见到父亲,已多年未能见到故乡雨打梧叶的景象。父亲带着他未竟的理想去了天国。一个时时童心不泯的乡间读书人,沐浴着梧桐圣洁的光辉,长歌不息,苦行僧般去迎接明媚的春光、待放的朝霞。

南国的秋雨,急骤而猛烈,雨期亦长,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。躺在床上睡不着,时刻在想,啥时在父亲坟前栽上一株梧桐,让父亲夜夜能枕着雨声入眠。

识数的猫

王淼

少年时代,家中养了一只大花公猫,吃饱睡醒就出去玩。邻院有一只大黄母猫,常来我们院里偷吃母亲晒的杂鱼,我们或驱赶或欲捉拿,奈何大黄猫十分敏捷,总能逃之夭夭。

我家大花猫饱暖思淫欲,与大黄猫厮混上了。那时候,冬天家家都用炉火取暖,我家门外有一间简陋柴草屋,其中有一大筐盛放引火用的干草。一天早上,照例打开柴草屋门欲从草筐中取干草,刹那间,我愣住了:大黄猫正趴在干草筐上!它咋会在这儿?按理说,它听到动静早就逃了。可眼下,它竟然趴在那儿动也不动,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我。

我想,早就想捉你这偷鱼贼不得,今天你竟送上门来,我伸手一把抓住它的脖颈,猛然提起,没想到它竟毫不反抗。嗨,今天这是咋啦?我疑惑地

往下一看,呀!原来它身下竟有四只漂亮可爱的小猫崽。原来大黄猫将我家柴草屋的干草筐当作它的产床了。

少年的我,立马将注意力转移到小猫崽身上,将提到手里的大黄猫,轻轻放在柴草屋门外,而后回家找到一个空鞋盒子,回到柴草屋,小心翼翼地把四只小猫崽捧入其中,返身回家与弟弟妹妹们边抚摸边欣赏。小奶猫们肉乎乎的可爱极了,看到它们“喵喵”直叫,我赶忙找来一个空眼药水瓶,用勺子把小妹的牛奶倒入其中,逐个喂小奶猫。

这时,门外突然响起大黄猫的叫声,我赶跑了它。谁知一会儿,它又回来了,在门外叫得更大声了,在工厂上中班,这时正睡觉的母亲被吵醒了,她看到鞋盒里的小奶猫们,马上明白了,喝令我们立即归还。

我们只得挑了一只相对丑点的小奶猫捧到门外。大黄猫见状,叼住小奶猫的脖颈缓步跑了。我们继续抚摸逗弄余下三只小奶猫,哪知不到半个时辰,大黄猫又在门外大声“喵喵”叫,母亲在床上喝令我们赶快全部归还。我们嘴里答应着,又挑一只送到门外。

可半小时后,大黄猫又回来了,又被吵醒的母亲在床上警告我们,若不全部归还小奶猫,就要胖揍我们。无奈,只得又挑了第三只小奶猫送出去。

我们以为已经还了三只小奶猫了,大黄猫应该罢手了,难道它还识数不成?于是就继续观赏这第四只最漂亮、神态最萌的小奶猫,而后把它藏入衣柜里。刚关上衣柜门,门外又响起大黄猫叫声,母亲出来责骂我们,我们谎称已全部归还了,并将原来放小奶猫的

空鞋盒给她看,她看了看,半信半疑。

这时大黄猫更凄厉地“喵喵”起来。母亲一把抄起擀面杖喝道:“你们肯定留了一只。你们以为大黄猫没数儿?”盯着母亲手中的擀面杖,只得把最后一只小奶猫捧出。

刚打开门,我家大花猫冲了进来,我们想:这是小奶猫的爹,让它叼走也一样,谁知将小奶猫凑到大花猫眼前时,它竟瞅也不瞅一眼,直奔猫粮碗而去。老妈叹道:“难怪人家说:宁要要饭的娘,不要做官的爹,还是还给它娘吧。”于是我捧着小奶猫,恋恋不舍地把小奶猫放在地上。大黄猫不叫了,叼起小奶猫不疾不徐地离去,再也没回来。

日后谈起此事,母亲说:“你们以为猫不识数?错!当娘的,生了几个孩子清楚着呢!”